

IRVING STONE COLLECTION



Irving Stone

希腊宝藏

[美] 欧文·斯通 著

刘明毅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Owen Stone

希腊宝藏

[美] 欧文·斯通 著
刘明毅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宝藏/[美]欧文·斯通(Irving Stone)著;
刘明毅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

ISBN7-5302-0573-0

I. 希… II. ①斯通… ②刘… III. 传记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1534 号

希腊宝藏

XILA BAOZANG

[美]欧文·斯通 著 刘明毅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125印张 405000字

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1—1500

ISBN 7-5302-0573-0

I·465 定价:35.00元(精)

序

董衡巽

欧文·斯通 (Irving Stone, 1903—1989), 美国传记作家, 生于加利福尼亚。他像他的同乡杰克·伦敦一样, 童年生活十分艰难, 先是做报童维持自己的生活, 后来当过推销员、牧童, 替人赶车, 暑假期间去果园做工。读完中学后仍打工, 赶车、站柜台, 在肉食厂、电力厂做临时工等。他读完大学之后, 又获南加州大学经济学硕士, 后去印第安纳大学任教。

他的写作生涯是从写剧本开始的, 以后转向人物传记小说的创作。他一生写了二十五部传记小说, 其中最有名的是《梵高传——对生活的渴求》(1934), 还为杰克·伦敦、尤金·德布斯、米开朗琪罗、弗洛伊德、达尔文等历史文化名人写过传, 在欧美各国很有影响, 我国译过一些, 也很受读者好评。

传记在我国一向归史类著作, 如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和传等。后来传记作家越写越精致、生动, 讲究文学性, 才有“史传文学”之称。对于传记作家来说, 始终面临一个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常常说传记文学既要有历史的真实性, 又要有文学性, 但这毕竟是笼统的说

法，究竟是偏重于前者还是突出后者，其间的幅度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究竟有多少度，传记作家是个个不同的。

我国现代传记作家朱东润先生为张居正、陆游等人立传着重史实，他“尽量引用作者的原著，因为传主关于自己的叙述”，“总是比较可靠一些”。（《陆游传》自序）冯至先生为杜甫作传，也“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杜甫传》前记）他们写的传记以叙事为主，间或有些情景交融的笔墨，也以诗文为证，不敢编造。应该说这是史的写法，但朱、冯两位前辈都是有高度文学修养的作家，朱先生文笔优美酣畅，冯先生风格朴质淡雅，常透出诗的意境，所以是“传记文学”。

国外的传记作家似乎享受的自由度多一些。法国著名传记作家莫洛亚也着重于史实，书中所写事例都凿凿有据，出于传主的书信、诗文或回忆，但同时他在取舍、选择方面有自己的价值取向，用他的话来说，是“以传记人物的眼光去发现世界，从他伟大的一生中突出具有小说情趣的内容”或“抽取富有小说情趣的细节”。（罗新璋：《莫洛亚及其传记文学》）这就是以史实为据，向小说方面靠近，因而人物形象未必全面、完整。在这方面最不受羁绊的是大仲马，对于他来说，“什么是历史？就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张英伦译《玛尔戈王后》译本序）也就是说，历史上的人或事是小说的由头，由此出发任我的想象自由驰骋，挂得上史实的，挂一挂，挂不上的，自己编。

欧文·斯通是什么情况呢？他介乎莫洛亚和大仲马之间，写的是“传记小说”。说他写的是小说，是因为他在史实的基础上虚构人物的对话，渲染人物的内心世界，还常有“尽

管无据可查，然而我相信有可能发生的小插曲”。（《梵高传》附记）最说明问题的是开篇的写法。正式的传记总是追根溯源、发掘宗谱，至少从传主的爷爷奶奶那一辈写起，然后传主呱呱坠地。斯通呢？他喜欢选择传主青少年时代具有戏剧性的生活转折点下笔。例如，《梵高传》开始时传主已经二十一岁，他爱上房东的女儿，也以为她一定爱自己，但碰了壁，他从热烈的初恋跌进失望的深渊，从此离开伦敦，放弃收入稳定的职业，自我“下放”基层，走上“农民画家”的不归路。写弗洛伊德从他二十六岁时开篇，因为那时他虽然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但谋取医学研究工作未成，只好自己开业，由此他从无数临床病例中发现一个前人未曾发现过的“无意识”的世界。斯通写杰克·伦敦倒是从呱呱坠地落笔，这是因为传主的生父是谁对伦敦来说是个谜。这种戏剧性的情节类似莫洛亚的“小说情趣”。

不论是史实传记还是传记小说，一个中心问题是怎样写好传主，怎么样把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品格、气质、成就传达出来。为了再现传主的精神面貌，斯通在史料上所下的功夫不亚于史传作者。为写好杰克·伦敦，他从伦敦的妻子、亲友那里借来传主手书的笔记、通信、证书、各种文件和原稿；凡是在伦敦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他都一一寻求、采访，从他们那里取得第一手材料。他写《弗洛伊德传》花了六年时间，在这期间，他查阅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考察了弗洛伊德当年踪迹所至的许多地方。

传记作家都有自己的爱好。莫洛亚迷恋“浪漫派作家”，而使斯通醉心的是历史文化名人。他笔下的传主是这样一些精英：在某个文化领域历尽艰辛、坚毅不拔，最后取得不朽成就的人；不顾统治者逼迫利诱，敢于犯上，为大众寻找解

放之路的人；在没有人走过的荒野里披荆斩棘，开出一条艺术道路的人；在漆黑的隧道中寻找尽头，发现微弱光线的人；不怕权威，不顾众人讪笑，勇往直前探索科学真理的人。在《弗洛伊德传》里有这么一段描写：弗洛伊德推开窗户，眺望窗外的景色，那时他刚刚发现人的神经系统里有一个“无意识”的世界，于是他看到的不是丛林与鲜花，而从一扇刚刚撬开的门里看见一个巨大的黑洞，这黑洞究竟有多大、有多深？有多少沟壑山丘？他要经过多少年才能绘制出它的地形地貌？欧文·斯通喜欢写传主这样的精神面貌。

《梵高传》的写作过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斯通是懂得绘画艺术的，一般的绘画对于他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不能令人激动的艺术”，但是看了一次梵高的画展以后，他发现一个由“色彩、阳光和运动组成的骚动不安的世界”，大地、天空、太阳、人、植物、动物……都有生命感，“一切生命的有机成分都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伟大崇高的统一体”。这激发了斯通的创作冲动，于是去研究梵高的生平，但梵高身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除了给他弟弟的一些信件之外没有留下其它书面材料，他只好“肩背旅行袋，走遍了欧洲，住在温森特（即梵高）曾经居住和作画的每一处房屋，跋涉在布拉邦特和法国南部的田野上，寻觅温森特曾经在那里安插画架，把大自然变成不朽艺术的确切地点”。斯通经过这样的亲身体验，才发现梵高的一生是如此悲惨：他经常挨饿，靠喝水度日，有了一点点收入还要去接济比他更困难的人，他进不了上流社会的绘画界，他的画卖不出去，他越画越穷，但越穷越画。他不去迎合时尚，坚持画他所想到的而不是美化他所看到的。他追求生命的运动、起伏和节奏，不管线条是如何粗糙。斯通进入了梵高的内心世界，“深入到了温森特的心灵、思想和灵魂之中”。（《梵高传》导言）

《杰克·伦敦传》也是这样，作者设身处地想伦敦之所想，体验传主的苦难、忧虑和愤怒，从感性上憎恨当时流行文学的平庸与枯萎，从而写出伦敦的光彩、刚健和生机勃勃的创作历程。

从这里可以见出斯通的创作思路。他不想写这些历史名人身后如何辉煌，甚至不多写像《向日葵》《马丁·伊登》等他们的代表作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取得什么样的成就等等。作为艺术家，斯通深深懂得：写人的成功，最能打动读者的不是结果，而是追求和探索的过程。

独木不成林。写一个艺术家或者政治家，不能孤立地写他一个人，而是要写出以传主为中心的世界。所以，“立主脑”之后还必须“密针线”。斯通阅读传主的书面材料之后，一定要采访在传主一生中起过作用的人，走遍传主到过的地方，对周围的环境进行考察等等。这就是以感性知识去构建和充实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从中心人物的人际关系中，从他如何对待各种各样事件的态度中，表现传主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

斯通在写梵高的同时也描写了高更、修拉、塞尚和劳特累克。这些开创一代画风的印象派画家个个标新立异，一个人一个脾气，有的执著，有的随和，有的冷静，有的疯狂，尤其是高更同梵高永无休止的争吵和互爱互助的情谊，透出艺术家们不同的个性。在斯通的笔下，传主周围的人不是只起道具作用的配角，而是有生命、有个性的人物。

在主人公活动的背景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斯通现实主义小说逼真的细节描写。比如比利时煤矿工人对梵高（当时是牧师）的诉说：

在博里纳日我们连奴隶都不如，我们是牲口。早上三点钟我们就从马卡塞下井了，中间吃饭的时间只有十五分钟，然后就一直干到下午四点钟。地底下又黑又热，先生，我们不得不光着身子干活，空气里又充满煤尘和毒瓦斯，我们都没法呼吸！人们在矿床上挖煤时连站起身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跪在那里，弯着身子干。我们这里不分男孩女孩都是从八九岁就开始下井，不满二十岁就开始发烧，害上了肺病。要是没有死于瓦斯爆炸或罐笼事故，我们可以活到四十岁，然后便死于肺结核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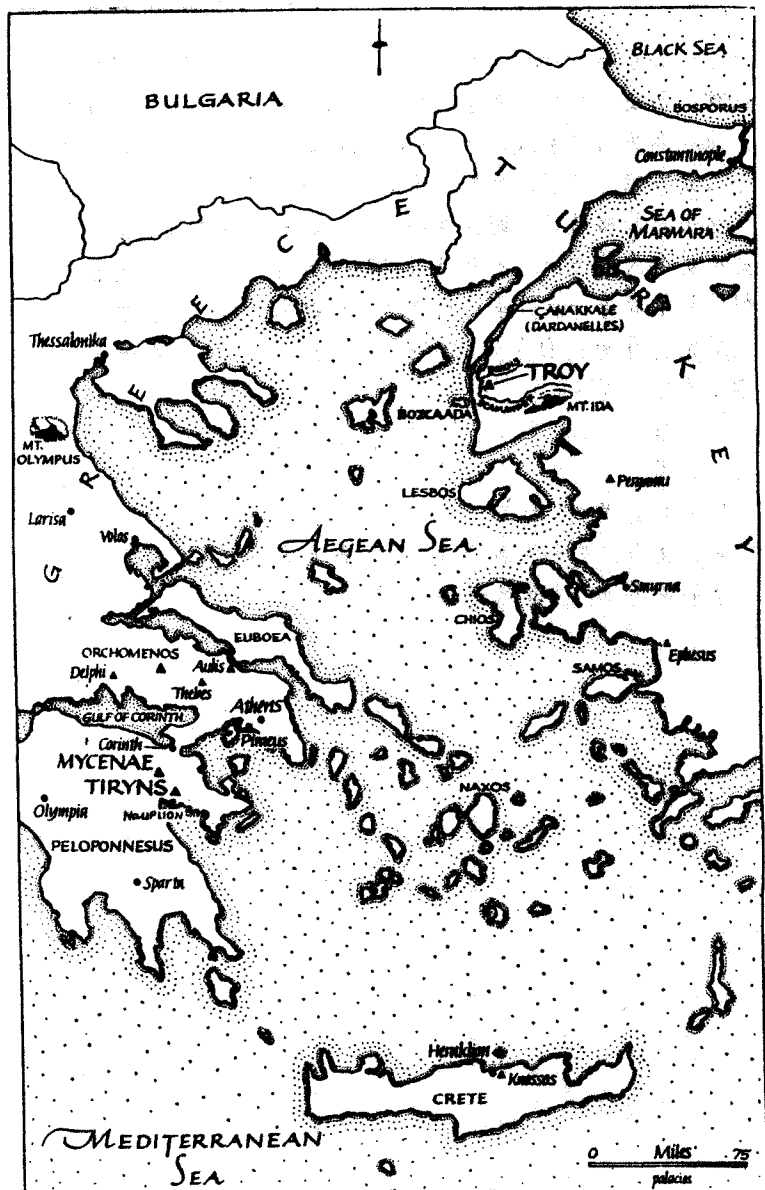
梵高亲耳听到过瓦斯爆炸，但矿工们和他们的家属关心的不是被压在矿井底下的死者，而是煤矿因此开不了工，活着的人面临饿死的危险。这种自卑的草民心理引起梵高的同情和悲愤。像这样的细节、这样的生活背景都成了梵高世界的一部分，铸成他终生关怀穷人、为穷人而画的生活目标，是把他推向辉煌的生活基础。这说明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与中心人物之间的有机的互动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传记小说家，欧文·斯通有他的局限性。他奉行“只述不评”的创作原则，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平民意识和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适者生存哲学……都可以和平共处，作者不加剖析，只要传主信奉的，作者一概肯定，这有时给人一种混杂的感觉。还有，传主当时认为是先进的、超前的科学，在今天看是不科学或者落伍了。这当然是科学发展的缘故，不能苛求斯通。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这次推出的《欧文·斯通文集》包

括十一部重要的传记小说。因为这些小说的内容涉及政治、法律、历史、科学、医学、文学艺术等多方面内容，编辑部力求在各方面专家或内行人中组织译稿。他们对译文的要求不只是准确，还要求通畅、生动，所以这是一套高质量的传记丛书，能够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我相信中国读者读了这些历史名人的传记，不只可以得到艺术的享受，还可能在思想境界上取得一点升华。只有站在这些文化名人的高度，才能对比、看清我们今天的现实，从而奋起直追，去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

这套文集的出版对我国创作界也不无镜鉴作用。中国是文明古国，历史名人无计其数，尤其是近代以降史料增多，为作家们发挥想象铺下了坚实的地基。那些在政治、科技、教育、文学、艺术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历史文化名人期待着作家们再现他们当年的辉煌。



Aegean Sea 爱琴海
Athens 雅典
Aulis 阿夫利斯
Black Sea 黑海
Bosporus 博斯普鲁斯
Bozcaada 博兹贾达
Bulgaria 保加利亚
Canakkale 查纳卡莱
Chios 希俄斯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Corinth 利林思
Crete 克里特
Dardanelles 达达尼尔
Delphi 德尔法
Ephesus 以弗所
Euboea 埃维厄
Greece 希腊
Gulf of Corinth 利林思湾
Heraklion 伊拉克利翁
Knossos 克诺索斯
Larisa 拉里萨
Lesbos 莱斯波斯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Mt. Ida 伊达山
Mt. Olympus 奥林匹斯山
Mycenae 迈锡尼
Nauplion 纳夫普利翁
Naxos 纳克索斯
Olympia 奥林匹亚
Orchomenos 奥尔霍梅努斯
Peloponnesus 伯罗奔尼撒
Pergama 佩尔加穆
Piraeus 比雷埃夫斯
Samos 萨摩斯
Scamander 斯贾曼德尔
Sea of Marmara 马尔马拉海
Simois 西莫伊斯
Smyrna 斯米尔纳
Sparta 斯巴达
Thebes 提佛
Thessalonika 塞萨洛尼卡
Tiryns 梯林斯
Troy 特洛伊
Turkey 土耳其
Volos 沃洛斯

前 言

我要向希腊雅典的美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校延纳季乌斯图书馆馆长弗朗西斯·沃尔顿和他的助手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他们对亨利·施利曼的研究成就给予拙著无私的帮助，并蒙允许运用和摘引他们拥有版权的文件。

在雅典，延纳季乌斯图书馆，向施利曼惟一健在的孙子购买一大箱亨利和索菲娅·施利曼、恩加斯特罗梅诺斯家之间的私人亲密的书信，当时我获许在场。书信是从已归延纳季乌斯图书馆所有的大量文学遗物中挑选出来的，这些书信揭示了亨利和索菲娅——自相识之日至二十一年后他逝世——之间关系的完整而真实的情况。这些书信从未在家庭外披露，甚至连欧内斯特·迈耶——他与施利曼后裔合作，于1953年和1958年出版两卷施利曼的书信——也未曾目睹。

时光之长长的、不可测量的脉搏推动一切。

隐匿的东西都能使之重现，
了解的东西都会变成不了解的。

——索福克勒斯^①《埃阿斯^②》

① 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 496—前 406），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本书注释均由译者所加。

② 埃阿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的英雄。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你应该深信不疑!”	(1)
第二章 希腊是上帝和地球的风流韵事的结晶	(61)
第三章 轮随时光转动	(128)
第四章 神圣的位置	(182)
第五章 特洛伊?	(251)
第六章 时代之桥	(318)
第七章 迈锡尼!	(386)
第八章 成熟需要时间	(461)
第九章 介于人类和上帝的是什么?	(535)
作者的注释	(555)

第一章

“你应该深信不疑！”

1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节日，她正在帮助村里的姑娘们装饰圣梅莱蒂奥斯的圣像，在小教堂中央的圣骨匣四周放上雏菊和早菊。她的妹妹玛里戈气喘吁吁地奔来，叫道：

“索菲娅，那美国人来啦！你的求婚人，施利曼先生！”

她大吃一惊。她那细长的双臂还悬在空中，正在一面墙上挂彩饰。她只能喃喃地说：

“已经来了？可不是说星期六才到吗？”

“也许是的，不过他正坐在花园里，喝着柠檬水呢，一点不假。温波斯舅舅带他来的。母亲说你得赶快去。”

“我马上就来。告诉母亲，我得先洗个澡，换换衣服。”

玛里戈奔出双重木门，木门上已经装饰着常青植物。索菲娅放下鲜花，站在簇新的、美丽的、手工编织的小地毯上，那是姑娘们从家里带来的，上面有五彩缤纷的几何形图案，为了节日而换下教堂里用旧了的地毯。其他的姑娘们也停下手了，毫不害羞地盯着她。在一年前，她们就是她在夏季里的

朋友；她全家来到离雅典一英里的科洛诺斯——恩加斯特罗梅诺斯家在此凉爽的、绿阴蔽天的郊区有一幢度假别墅——期间，她总是跟她们在一起。但是，那一切都是在她的父亲遭受经济上的打击之前。现在，这幢避暑的房屋成了他们的避难所。索菲娅能够在希腊最好的、学费昂贵的阿尔萨基翁女子学校修毕最后一学年，全靠家里省吃俭用和负债累累的温波斯舅舅资助。

“回头见。”她向朋友们咕哝道，朝门走去。

外面，夏末宜人的干热笼罩着圣梅莱蒂奥斯广场，人们纷纷来到棕榈树和阿拉伯胶树下他们喜欢的咖啡馆，喝一杯浓烈的土耳其咖啡。随着咖啡端上的一杯杯凉水和散放在桌面上的小茶匙在明净的空气里闪闪发亮。索菲娅的家就在圣梅莱蒂奥斯教堂的对角上，这次她没有像往常那样穿过对角线的暖烘烘的人行道抄近路，而是沿着广场两旁的绿阴走。她并不急于面对决定命运的时刻；她需要一个静下心来间隙，好好地回忆一下差不多六个月前，3月的那一天里所发生的一切。她的舅舅和表妹着手做的，在十七岁的索菲娅·恩加斯特罗梅诺斯看来，不过是一个富于浪漫色彩的玩笑；如今成为现实，往日情景近在眼前。

1856年，十三年前，塞奥克莱托斯·温波斯在圣彼得堡大学攻读神学时，教过一个德国人古希腊文。现在这个德国人是沙皇的臣民，他热衷于学习语言，而且有着几个星期就学会一种新语言的天资。这人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事实上，在他的三十四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在经营靛蓝、橄榄油和茶叶的批发销售，他注重货真价实，积聚了一笔钱财。二十四岁的神学学生和海因里希·施利曼^①成了朋友。

^① 海因里希·施利曼（1822—1890），又译谢里曼，德国考古学家，迈锡尼文化的发现者。